

金田一探案集

09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あくまのてまりうた

恶魔的彩球歌



金田一探案集 09

恶魔的彩球歌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恶魔的彩球歌/〔日〕横沟正史著; 王维幸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6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6550-8

I. ①恶… II. ①横…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071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9

AKUMA NO TEMARIUTA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1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D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恶魔的彩球歌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杜益萍 张 锐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550-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序 鬼首村彩球歌考

在我朋友所办的杂志中有一本名叫《民间承传》的小册子。这小册子是会员制发行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只是一本菊判^①六十四页的薄册子，可闲来读读居然也十分有趣。

由于“民间承传”的标题下面还附带着一行“乡土与民俗”的副标题，一看就知道这肯定是一种搜集日本各地遗存的奇俗、传说和民间故事等的刊物，所以，执笔者除了少数几位知名人士之外，其余的几乎都被那些无名投稿人占据了。

正因如此，纵然文笔并不老练，内容倒也都新鲜有趣，充满了新奇的感觉，读过之后也经常会受益匪浅。

因此我特意将其做成了合订本来保存，闲时无聊就拽出来随便翻翻，以作消遣。最近我却从中发现了一篇以前遗漏掉的有趣文章。

那是一篇刊登在昭和二十八年九月号刊上的文章，题目是“鬼首村彩球歌考”，对即使在当地现在也几乎已被遗忘的彩球歌进行了有趣的考证。作者的署名是多多罗放庵，但仅凭这本杂志弄不清这多多

^①日本的一种开本规格。

罗放庵究竟是何方神圣，恐怕也只是一篇普通的投稿吧。

在获得了金田一耕助许可的前提下，我下面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可怕的故事里，鬼首村的彩球歌作用非常重要，所以趁着发现了多多罗放庵文章的这一好机会，请允许我在此转录一下，同时也请允许我对放庵的考证加一点个人愚见，好让读者先睹为快，倒也不无裨益。

顺便说一下，“鬼首村”的读法其实应该是“ONIKOUBE 村”，可一般说来，大家似乎都发讹音，读作“ONIKOBE 村”。

鬼首村彩球歌

我家后院大树上
停着三只小麻雀
一只麻雀如是说
我家阵屋大老爷
好狩猎好酒好女色
最爱好的是女色
女色谁最好？升匠的姑娘
姑娘长得美，却是个大酒鬼
用升量用漏斗喝
整天泡在酒缸里
这样还说不过瘾，结果就被返还了
被返还了

第二只麻雀如是说
我家阵屋大老爷
好狩猎好酒好女色
最爱好的是女色

女色谁最好？秤匠的姑娘
姑娘长得美，却是个大抠门
大小金币用秤称
每天忙着算账忙
连睡觉的空儿都没有，结果就被返还了
被返还了

第三只麻雀如是说
我家阵屋大老爷
好狩猎好酒好女色
最爱好的是女色
女色谁最好？锁匠的姑娘
姑娘长得美，却是个小町美娇娘
美娇娘的锁不灵
锁不灵，钥匙就没法开
钥匙没法开，结果就被返还了
被返还了

我只是借给他临时一用啊

鬼首村的彩球歌似乎还有很多，但是多多罗放庵介绍的就只有以上三节。

所谓彩球歌——据多多罗放庵所说——从儿歌的性质上来看，数量最多的是一个模式的数数歌，其次则是结尾令形式的儿歌，可无论哪一种，基本上都不具备连贯的内容和构思，一般都是随兴发展的。

而与此相比，鬼首村的彩球歌中似乎有一种比较连贯的内容，这恐怕与旧幕府时代，当地农民有意无意地想借这彩球歌来讽刺统治自

己的领主政道有关吧——多多罗放庵如此评论道。

让我们先通过地图来调查一下这个鬼首村。

该村位于兵库县与冈山县的交界处，虽然距离濑户内海的海岸线还不到二十八公里，却是一个跟所有的重要交通网都不搭边、名副其实的山间盆地。从地图上来看，无论是从地形还是从交通关系上来说，这儿都理应被划入兵库县辖区，可是由于旧幕府时代的统治关系，这儿却被划入了冈山县，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这种情况在一旦发生犯罪等事件的时候，也会给调查带来重大不便。因此，鉴于其地形及诸多方面的关系，这里差不多已被冈山县警当成了没娘的孩子，也被交通便利的兵库县视作可有可无的存在。而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我下面要讲的案件的调查。

这些姑且不提，且说在旧幕府时代，这儿曾是伊东信浓守的领地。现在，如果让我们翻看一下明治元年的武家名鉴，就会发现这里的俸禄额记录得非常详细：伊东信浓守，柳间，朝散大夫，一万零三百四十三石。^①驻地则是鬼首，即官邸就在这个村子里。而若说这一万零三百四十三石的俸禄额，在大名中当算是最低的了。因此，连其官邸也根本达不到城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将其称之为“阵屋”。

所以，鬼首村的彩球歌中所说的“我家阵屋大老爷”指的自然就是伊东家的先祖之一了。而据多多罗放庵考证，天明时代的确曾有个领主名叫伊东佑之，此人是个荒淫好色的暴君，经常假托狩猎的名义巡视领地，一旦发现有貌美的女子，无论对方是黄花大姑娘还是已为人妻，他都会毫不留情地抢来，逼其侍寝，玩腻后，便会随便找个借口将其杀掉。伊东佑之于天明到宽正改元前后死于非命，多多罗放庵认为，他极有可能是被周围的人下药毒死的。

^①柳间类似于官品，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下官位。

那么，由于鬼首村的彩球歌是影射伊东佑之暴行的，因此多多罗放庵认为，连缀在彩球歌各节末尾的“被返还了”，其实就是“被杀掉了”之意的反复。

另外，彩球歌中所唱的升匠、秤匠和锁匠之类，据说也未必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职业，而是在旧幕府时代未被准许称姓的庶民用来与其他人相区别的商号，即使到了老百姓被正式准许称姓的明治时代乃至现在，老人们之间也仍有人以商号互称。

以上就是从《民间承传》中发现的鬼首村彩球歌的由来，请大家将谨仅作为预备知识先记在心里，然后，我们终于可以开始介绍这起可怕的鬼首村彩球歌杀人事件了。

第一部 一只麻雀如是说

村子里的骗子

当金田一耕助带着矶川警部的介绍信，乘坐着别处早已鲜见的人力车翻过仙人岭，第一次踏足这鬼首村时，正是昭和三十年的七月下旬。当然，对于当地仍残存的彩球歌之类他当时自然连做梦都不会想到。

金田一耕助来到这个村子，也不是说一定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什么案子。因为就算是金田一耕助，也并非一直在不停地追着案子跑。他不是机器，他是人。有时候当然也想享受一下不受任何打扰的静养。

为了选择静养地，金田一耕助颇费了一番脑筋，最终，决定将目的地选在冈山县境内。因为从他崭露头角的“本阵杀人事件”，到“狱门岛”和“八墓村”，似乎都跟冈山县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知不觉间，他对此地的人情风俗也产生了好感。从总体上来说，当地热情好客的风气也不由得让他感到了温情。

于是，择日不如撞日，他便只身一人拎着个手提包从东京西下，去拜访了在冈山县警本部上班的矶川警部。

跟往常一样，由于他事先并未写信或是寄明信片，所以，在冷清

的接待室迎接金田一耕助时，矶川警部不禁瞪大了眼睛。

“今天这刮的是哪阵风啊。金田一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怀念之余，警部从一开始就兴奋地大声说道。

“刚才来的啊。啊，困死我了，困死我了，看来我真是那种一坐火车就睡不着的人啊。”说着，金田一耕助还故意眨了眨眼睛，刻意展示一下晚上坐火车睡不着的事实。

“这么说是刚到啊？难不成又发生了奇怪的案子……”

“您可真讨厌，警部先生，一看到我的脸就总是案子案子的，我又不是案子的亡者……毕竟好久不见了，我不就是想看看您的尊容嘛。”

“哈哈，这是真的？”

“谁还能骗您……”

“那可是荣幸之至啊，啊哈哈。”

矶川警部用巨大的手掌抹了一把脸，满面带笑。

警部年事已高。他剪短的头发已近乎全白，而且颇为稀疏，所以肌肤看上去越发显黑。眉毛白了，额头上的皱纹也增加了，但粗矮的身躯里却仍透着一股干练劲儿，被晒成赤铜色的脸也与雪白的头发和眉毛形成鲜明的对照，看上去似乎更加稳健。有一点需要交待一下，即他数十年如一日都在警部任上，并且数年前妻子就已故去，现在是一个鳏夫。

“对了，金田一先生，你这次的打算是……”

“啊，其实是这么回事……”

于是，金田一耕助就把自己想找处清闲地方，不受任何打扰地静养一个月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一带有没有好的地方？最好是特别不便的地方，比如说那种跟外界完全隔绝、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之类的农村？”

“这个嘛。倒也不是没有……不过……” 矶川警部望着金田一耕

助那一如既往的旅行打扮——一身穿旧了的白底蓝花纹棉布衣服和皱巴巴的夏季裙裤，说道，“你还是那老样子啊，啊哈哈。”警部眼角刻着热情的皱纹。“行，没问题。这件事今晚再慢慢谈吧，总之坐了一夜的火车肯定是累坏了。我就先给你介绍个凉快的旅馆吧，洗个澡，好好地睡到晚上再说。我下班之后立刻去找你。”

警部给耕助介绍了一家市内的旅馆。

当晚，二人喝光了两三瓶啤酒之后，矶川警部从浴衣里掏出一封介绍信。

“虽然应你的要求我带了介绍信来，但是有一点需要事先声明，你说的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实在是有点难找。因为这个村子也是滚滚红尘。”

“啊，那也行。那个，这个怎么读啊，一个很生僻的名字啊。”

介绍信的正面写着“鬼首村 青池里佳阁下”。

“这个读作 ONIKOUBE。一般都错读成 ONIKOBE。”

“原来如此，真是少见的读法啊。那么，这名叫青池里佳的是……好像是个女人的名字啊。”

“是的，没错。这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啊。”说着，矶川警部又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抹了把脸，“丈夫被人杀了，而且凶手至今不明。”

金田一耕助手拿介绍信，眼睛死死盯着警部的脸，说道：“这个不行啊，警部先生，白天时不是都说好了吗，我只是想不受任何打扰地休养一下……”

“啊，我知道，我知道。”矶川警部一面作着阻止对方的手势一面说道，“虽说是被人杀了，却不是最近这一两天的事，早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案子了。这一点你大可放心。只不过我想说明的一点是，正因如此，你那完全与世隔绝的要求实在是太让人为难了。二十三四年前的鬼首村比现在不知要不便多少呢，可还不是照样发生了谜一样的案子。”

看来矶川警部似乎是想让金田一耕助听听那个故事。可是，金田

一耕助希望的却只是一个人不受任何打扰地休养一下，所以，警部也有些犹疑，不知道该不该提起这种话题。

金田一耕助考虑的却是，既然要受这个名叫青池里佳的女人照顾，大致了解一下她的身世倒也不坏。不，岂止是不坏，甚至是完全有必要，因此，他把视线从膝盖上的介绍信上抬了起来。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说着，金田一耕助露出洁白的牙齿微微一笑。那分明是亲昵地引诱对方的微笑。

“啊，那个，是有点。”不知为何，矶川警部似乎有点害羞，露出一副小孩子死乞白赖地要东西般的眼神，说道，“肯听听吗？”

“嗯，那就好好给我讲讲吧。我这个人啊，一听到是二十多年的无头案就忍不住了。啊哈哈，我这人就这毛病……”

“啊，那就多谢了。既然这样，那个，为慎重起见，请先听我说明一下。”矶川警部为对方的体贴而高兴，心情顿时放松下来，说话的语气也有了劲头，“想必金田一先生对农村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无论到哪里的村子去，当地都会有一些势力超群的大户人家。可是，这些大户却总是有死对头……那个，比如说，狱门岛的本鬼头与分鬼头，八墓村的东屋与西屋之类。”

“说得是。这么说，鬼首村也有势不两立的两大势力了？”金田一耕助故意扔下个话茬。

“没错，没错。”矶川警部高兴地接过话茬，往前膝行两步，说道，“啊，也可以说，以前是有过相互对立的两大势力。可最近以来，鬼首村的势力版图似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案子发生在昭和七年，若说这昭和七年，也就是满洲事变^①爆发的第二年了，当时，农村在经济萧条的深渊里是如何挣扎的，想必金田一先生也还记得吧？”

“是啊，那个……毕竟这农村的萧条，也是造成满洲事变爆发的

^①即九一八事变。

重要原因之一啊。”

“没错，没错，还有农村的次子三子问题，也是原因之一。对了，我们先不谈这个，当时，鬼首村的两大势力就是由良家和仁礼家。此外还有一个多多罗家，这家从旧幕府时代以来就一直是村长家系，所以原本应该是一家独大，可是，由于其上一辈人与当时的家主全都不务正业，所以就彻底沦落了。而这时候势力抬头的自然就是由良家和仁礼家了。所以，但凡与鬼首村有关的人，必须得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才行，要么是由良派的，要么就是仁礼派的。中立者绝对不允许存在。”

“就像现在的美苏两大阵营一样啊。”

“没错，没错。在这两大势力之中，自古以来就作为大财主闻名的是由良家，这家不光是在鬼首村，在附近一带也拥有广阔的田产。你就当作这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天上掉馅饼，从不务正业的多多罗两代家主手中得到的就是。与此相反，就当时来说，仁礼家还是新兴势力，这家主要是拥有山地。山地基本上是不值钱的，光是有山不足以与由良家对抗，不过，仁礼家当时有个叫仁礼仁平的人物，此人非常有先见之明，在大正末年和昭和初年，就把自家拥有的山……名义上是山，其实就这一带的情况来说，不过是些山丘之类罢了——他就开始在这些山地栽培葡萄。而到了昭和六七年前后就成气候了，所以，当仁不让地成了能与由良派抗衡的势力。”

“葡萄现在还在弄吗？”

“当然了，现在葡萄已成了鬼首村的一大资源。”

“原来如此，这么说，仁礼派的势力抬头也自然是理所应当了，毕竟人家给村子带来了新的产业。”

“呃，没错。仁礼仁平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鬼首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说起这盆地，著名的葡萄产地甲州也是盆地，而仁礼仁平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后，发现鬼首村在气温、湿度和日照时间等方面都跟甲州盆地酷似，于是他就在大正末年时着手尝试，经过数

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人都是趋利的，这样一来，人们都像见了糖不要命的蚂蚁一样聚集在仁平的周围。仁平摇身一变，顿时成了一个大老爷。如此一来，他对村子的发言权也大了，变成了不可小觑的势力。”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样一来，不高兴的 natural 就是由良家了，他们肯定得寻求个对策。”

“啊哈哈，金田一先生果然有眼力。没错。出于自卫的考虑，由良家也开始寻求起对策来……结果，就萌生了我下面要讲的这出悲剧。”

看到金田一耕助越来越感兴趣，矶川警部大概也来劲了吧，语气也变得有力起来。这倒也无妨，可他却仍装模作样拐弯抹角，弄得金田一耕助不由得偷笑。

“那，您就赶紧给我讲讲那种下悲剧种子的由良家的对策吧。”

“啊，好的。”警部到底还是有点害羞，不由得用巨大的手掌抹了把脸，说道，“当时，由良家的主人叫卯太郎，大概有四十岁左右吧。在仁平爷那样的老油子看来，他充其量只是个毛头小子而已，还年轻。而且这人从小就是放在外面怕晒坏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那种，娇生惯养，不懂世故。另外，对仁平爷绝不服输的毛躁劲也起了很大作用，结果就被人钻了空子。”

“被人钻了空子？被谁……”

“骗子呗。趁农村萧条而入的骗子……由于被骗子钻了空子，结果不只是由良一家，连整个鬼首村都被弄得鸡飞狗跳。”

“骗子……您是说有骗子出现了？”

由于故事朝着意外的方向发展，金田一耕助也露出了意外的神色。

“没错。而且，这骗子在杀了人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所以整个村子炸开了锅。”说着，矶川警部的脸色也变得有点忧郁，“那骗子自称恩田几三，这当然是假名了。那家伙于昭和六年年底前后带着一封介

绍信来到了由良家。他年约三十五六岁，戴着金边眼镜，鼻子下面留着一撮小胡子，听说是个十分英俊的男子。他来到这里干什么呢，就是要为村里办副业。这副业就是生产丝缎。丝缎……想必你也知道吧，就是在圣诞节等时候给那种装饰花哨的小树增色的东西……就是那个。当然是用来出口的。”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由于事情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村势力之争，金田一耕助也顿时兴趣倍增，不禁向前探身一步。

如此一来，矶川警部的嘴巴也更有劲了。

“听他这么一说，果然很有意思，于是卯太郎就亲自出马了。给农户带来副业，这无疑会给在萧条的谷底挣扎的农民带来实惠。农民们从卯太郎那儿听到这事后也都被吸引了。这活儿是这样的：先是由恩田把机器……说是机器，其实也是很简单的那种……借给希望加入的农户，并提供原材料，由农民们来生产丝缎，由恩田支付适当的工钱回购，最后再由农民买下这些机器……反正就是这样的组织方式，在农民有了钱买下机器之前，机器钱则由由良家的主人支付给恩田。活儿进展得很顺利。尝到这意外甜头的农民自然对由良家的主人感恩不已，而卯太郎老爷自然也大大地露了一把脸。就这样过了一年左右，到了昭和七年秋天的时候，农民们也都基本上付钱把机器买下了。可这时，却出现了一个人，开始怀疑起恩田的做法来。这人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青池里佳的丈夫源治郎。”

就这样，警部继续讲了下去。

魅力女孩

“我先把青池家的情况给讲一下吧。”矶川警部一面悠闲地吸着烟，

一面说道，“青池家祖祖辈辈都在经营鬼首村外的一处温泉疗养旅馆‘龟之汤’。”

“啊，那儿有温泉吗？”说着，金田一耕助往前凑了凑身子。

“啊，温泉倒是称不上。由于龟之汤的温度只有二十摄氏度左右，称作冷泉倒是更合适，所以都是把水烧热之后再进去洗的，一到农闲时节，农民们都会从附近赶来疗养。农民这个群体也真是奇怪，只有那些种稻米的才会受到尊敬，而从事其他种植的人则矮人一等，会受到轻视。如果说得极端一些，即便同样都是农民，那些从事非稻米生产的农民、靠种菜为生的农民等都被称作下农，受到蔑视。仁礼家的仁平爷也是一样，虽然种植葡萄很成功，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在由良家的卯太郎老爷面前还是抬不起头来。啊，闲话休提，”说着，矶川警部弹了弹烟灰，“所以，像龟之汤的青池家之类，顶多就是个温泉场的老板而已，甚至比那些被称为下农的人还要低人一等。青池家有个次子名叫源治郎，当时二十八岁。这源治郎年轻的时候就去了神户大阪，什么活儿都干过，所以很是通晓世故。到了昭和七年中秋前后，源治郎带着老婆里佳和儿子返回了村子……也就是龟之汤，返回了这龟之汤。这人在看到恩田的手法后就起了疑心。不光这样，他还把这事告诉了仁平爷，说这会不会是诈骗呢……仁平爷很高兴，似乎给了他一些钱让他来调查。仁平爷当然一直持否定意见了。总之，源治郎终于抓住了恩田的尾巴，然后就到恩田的家……说是家也不过是在村子里的临时住处罢了，到那儿单刀赴会，想整一整对方，可是……”

“却反而被杀了？”

“嗯，是的。”

“是怎么被杀的……被勒死还是被捅死……”

“是被打死的。当时已经是深秋了，房子里面修着地炉，地炉旁边放着劈柴之类。就是用劈柴往后脑勺上致命一击……”说着，矶川

警部皱起眉头，“当时是昭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那有没有人看到过现场……”

“没、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就会阻止了。”

“那么，尸体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源治郎的老婆里佳知道丈夫去整治恩田这件事。据说就在丈夫出门的时候，她还阻拦过他，让他少管闲事。可是，过了一两个小时却仍不见丈夫回来。对了，源治郎出门时据说是晚饭后的六点多，可到了九点他却仍未回来，里佳也就担心起来，到恩田的住处去查看。”

“恩田的住处……”

“啊，这一点我必须得事先解释一下。恩田并非一直都待在鬼首村。他差不多是一个月来一次或是三个月来两次，住上两三天办完事后就撤走。因此，一开始他住在由良家，可他说这样住着不自在，于是后来就借了多多罗放庵家的一处偏房，住了下来。”

“您说的这多多罗，就是村长家系吗……”

“是的，没错。就是多多罗的后裔，虽然取了个一本正经的名字叫一义，却自号为放庵，放荡不羁。毕竟由于老少两代人的挥霍，从那时起已经家道衰落，但是放庵当时仍拥有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于是就跟名叫阿凛的第五任老婆住在那里，过着琐碎的日子。”

“第五个老婆？”金田一耕助不禁瞪大了眼睛。

警部一面恶作剧般滴溜溜地转着眼珠，一面说道：“啊，这第五个又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放庵啊，现在仍活得精神着呢，之后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他总共有过八个老婆呢。”

“这家伙……这么说，我一到鬼首村就能见到这逍遥的……虽然还不知他是不是很逍遥，就能见到这个有点古怪的人物了。”

“啊，他的确是一个逍遥的老爷子。毕竟从年轻时起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并且，如果你去了鬼首村，还能见到另外一个奇人呢。”